

论《红楼梦》中“都云作者痴”一诗

何 跃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红楼梦》首回中绝句所云,“作者痴”是小说开篇的自白。分析“满纸荒唐言”四句的诗语特点,结合小说写作中对人事的类分意识和哲理思考,从情感、道德、哲理三方面简要剖析这个具有深厚意蕴和探源空间的“痴”字,领悟“痴”所表征的作者精神和“红楼”思想,乃是哲学之“真”、道德之“善”和艺术之“美”的统一。

关键词:《红楼梦》;痴;情感;道德;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4-0072-08

《红楼梦》在第一回讲述故事源起和书名由来的时候,言:“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后便言“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上书云”(《红楼梦》甲戌本还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十五字,戚本(有正本)和程本无),正式由姑苏甄家为导进入到实境故事的叙述中。从该诗的文本位置和它的情蕴表述来看,毫无疑问,它是作者曹雪芹的自白之语。而“痴”字尤其为作者的自我定性,对它的解析能让我们更接近作者的精神世界,同时了解《红楼梦》的思想。本文即以此诗为发端,从情感、道德、哲学三方面对红楼之“痴”略作探讨。

一、诗缘情:“痴”的诗学情感解剖

《红楼梦》中,“痴”字是在开篇以诗歌的话语形态吟咏而出的,这就使“痴”的意蕴界域厚染上诗意的情感色彩。诗是情感表述的文学容器,对诗的分析能帮助我们直接理解诗人的情感倾向。下面即通过分析此诗以解剖作者“痴”的情感深度。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在“都云作者痴”对作者自己的表述之前,还有两处行文表述:“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石头笑答到:‘我师何太痴也。’”前者是借道人眼光对故事主人公的侧面贬斥,后者是以石头立场对空空道人“腐儒”谨慎的贬斥。这是“痴”字意义基于褒贬两端在世俗酸腐和石头真性两方的首次正面交锋。“腐儒”字见于甲戌本第一回,是“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字旁脂砚斋的夹批,“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1]14-15}。

1. 古风的抒情效果

具体考察此诗,它是一首古体绝句,也即所谓古绝,亦可称为短篇的“古风”,或者“古意”。其平仄

格式为: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说其是古绝,有四条理由:首句用三平调,这是古风的特色,格律诗中一般都不常用三平调;首联两句平仄失对;上联尾句又与下联首句失粘;韵脚用了近体诗中罕用的仄韵。近体诗最讲究平仄格式,不合平仄格式的便只能算古风,而不能称之为格律诗。

但正是在这种古风的平仄韵调中,此诗具有了颇为高古的意味。其中抒情淋漓尽致,如同随口甩出,四句之内便概尽人事沧桑,而少受格律声韵的限制。此诗情感的意蕴十分深厚,也因其厚积薄发,所以感人至深,以至于能运用在小说成因交代之尾,人物故事开端之前,总领全书情感收归。另外,从古风诗语风格来考察,此诗也正托赖了其简略高绝,慨古泣今的风格,又特别是五言四句古绝体式的风格特色。即不容委婉曲折或枝蔓铺叙,而是直述其事,直抒其情,使情感流泻直下,而又余味袅袅,含蓄不尽。这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艺术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红楼梦》这首绝句是五言,又不同于陈诗的七言。因为陈子昂所抒发的只是登幽州台一时一地的人事感慨和生命体悟,因而以七言更能畅达表意,为一时一境痛快一哭。而《红楼梦》的这首绝句则需要更加浓缩蕴藉,需要以五言出之,因为它要概括的是一部小说的故事万端和作者创作小说的一生感慨,不能效仿陈子昂作一时痛哭。七言起于柏梁体,长于淋漓抒情,而“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纾徐不失言外之意”^[21432],而五言正长于这些方面。《红楼梦》中这首五绝也因总领万端,表达了欲哭无泪,沧桑之后的无限感慨和无言的老成,而留下更大的想象和感味的空间。这正是叶梦得所谓的“雄浑”、“有力”和“言外之意”。

2. 格律熔铸以便抒情

此诗其实又熔炼了近体格律的色彩,更助于情感的表现和思想指向的呈露。前后两联在用词上都极其对仗工整,后一联中平仄也合对,这都是格律风格的体现。可以看出,作者身处清朝,距古既远,而受近体格律习惯的影响,在诗歌思维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格律化。格律诗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一联内的平仄对仗,因而作者也在一联内的平仄和字词对仗上不自觉地带上近体格律的风习。而细观第一联,我们发现,作者在作诗的灵感之初,可能也是平仄恰对的。如果将首联变为“满纸荒唐言,辛酸一把泪”,这样也在平仄声调的层面上获得荡气回肠的效果,而且又正与下联相粘,除了首句的三平调外则完全合于格律粘对的声调体式。然而考虑到语词的对仗问题,作者在创作之时可能并不会吟出“辛酸一把泪”的句子,但是他至少应该受了格律诗平仄相对的浸染,才会自然而然地在后句中用了“一把”“泪”三个仄声以无意识地出句中“荒唐言”这三个平声,并且同样无意识地在下联中粘转为“平平仄仄平”这样区别于上联的平仄格式。古体诗不讲究平仄,因而能够随意抒情,少受限制。近体格律讲究平仄对仗和字词对仗,在声调上能获得一种吟诵的气势,更有助于情绪的声音化和宣发,有助诗情的表现和诗美的呈现。而古体和近体恰当结合,则能达到一种绝妙的诗歌效果,《红楼梦》的这首绝句即是最好的例证。

3. 绝句结构用述“作者痴”

在用词上,以“满纸”对“一把”,以“荒唐言”对“辛酸泪”,“都云”对“谁解”,“作者痴”对“其中味”,几乎字字对仗,句句对仗,而且对的又全是口语,流转自然,脱口而出。而此绝句整首也一下子在字句意思上呈现出双峰对峙,各不相让的诗语奇观。一边是“满纸荒唐言”、“都云作者痴”,一边是“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一边是读者,是庸俗的看客;一边是作者,是有着深刻体验和独立精神世界的倾诉者。然而此诗看似是对比文学的两极,即读者与作者,不知言和知音(作者与自己进行着精神对话,因而他是自己的知音),而实际却又全是抒写作者自己。下面将就语义层面上结合其整体结构分步剖析。

就语义来说,首先,“满纸荒唐言”是替俗人批评自己的作品,实际则是替自己辩护自己的作品,因而对句马上以自己的身份辩驳它是“一把辛酸泪”。“荒唐言”中含有不知言者的鄙薄情味,而“辛酸泪”

则是作者自己与自己为知音的珍视和深刻理解和同情。“满纸”和“一把”则是对不知言者之愚甚和知音者之情深的程度的表述。其次，“都云作者痴”也是替不知言者批评作者，实际则是以“痴”字这个看似贬实则褒扬的语词来为自己辩护其精神的有意义价值，因而马上又说“谁解其中味”。即言“我”的话是有深味的，“我”有自己强大的价值体系，只是“你们”这些俗人并不能理解“我”罢了。“其中味”是作者寄托在小说中的意思情味，“其中”表面言作品客体，实则言作者主体。“作者痴”的“痴”含有俗人对作者的不理解和讥讽，而“其中味”的“味”则是作者自己对自己精神价值的高度肯定。这其中，“痴”字又是一个内涵特别丰富的语词，它在“荒唐”的意思上又加深了许多层评论的意味，此处暂不讨论。“都云”、“谁解”含有“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曹植《美女篇》）的意味。而“谁解其中味”是个反问句，即“除了我自己，除了真正的知音，其实没有人能解其中意味”的意思。以“众”和“谁”相比照，更加衬托出知音的绝少和作者孤独悲辛的程度。

就结构方面，其一，纵向来看，我们可以对比此诗的出句与对句进行对照分析。两联的出句都是欲扬先抑，先退一步，以不知言的读者品评出之，然后又在对句中代为辩驳。一退一进，一守一攻，对答如流，深刻地展示了文学理解过程中的这种两极对峙。其二，横向来看，它又体现了此诗横向述说的承转递进层次。上联的两句是就作品本身而言，讨论的是《红楼梦》小说故事的好坏价值问题。下一联则是承接对作品本身的评论而来，而进入对作者的评论，即讨论作品中所蕴含的作者的创作取向和精神价值。最后一句虽然表面又回到了言“味”本身，即作品文本，但实际上已经由上联所论的“荒唐言”的有形的语词之言上升到语词背后所蕴含之“味”，也即作者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的深度了，因而它还是在评论作者。其三，整体来看，此绝句在音节和意思上句句都归于其末尾的一个字，“言”、“泪”、“痴”、“味”，是每个句子的音节重点和所指核心，字字千钧，铿锵有力，是每句诗的压轴，犹如龙口之珠，又是支撑全诗的“四极”。

总之，此诗在字句的排炼安排上纵横交织，错落有序，而又字字皆围绕作者寓意深刻这一中心而谈，字字句句都饱含了作者深刻的情感体验。“满纸”和“一把”的情感象形，“言”与“泪”意象的交迭，“痴”及“味”的深层阐发，一进一退问答式的意思转接，同时又双极推进，层层递转，纵横交织，四点支撑，使得它具有了十分深厚的艺术质感并有了无穷的艺术效果，以用来承载作者的情感。

二、诗言志：“痴”的道德解析

1. 被忽略的精神实现之“痴”

在《红楼梦》开篇的这首古绝中，“言”与“泪”的有形具象，“痴”与“味”的无形定性，都有渊源深厚的赏析底蕴和探之不绝的阐释空间。传统的文学批评上有“言”、“意”之辨，有“言不尽意”说，如《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3182]《文心雕龙·序志》：“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41727]又有以“咸酸之味”论文学者，如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醢，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有所乏耳。”^[9196]只是文学批评中言“痴”的还较少。《红楼梦》以一首古绝横绝全书，其实是有其文化底蕴作铺垫的。它引用传统的文学批评语词如“言”、“味”来藉以申述自己创作过程和他作文本事的实质；而“痴”则是他的小说家语，其在先秦经学文献中有《论语》中“微子”、“箕子”、“楚狂接舆”、“长沮桀溺”，以及《庄子》中的“许由”、“列御寇”等为其肇源（《红楼梦》中贾雨村与冷子兴的哲学谈话中即以“许由”举例，其言“如前代之许由”）。它是儒家主流之外的一种异质因子，而用作者自己的话，则是正邪二气“搏击掀发”以“赋人”的结果（参见第二回，贾雨村的哲学谈话“天地生人……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一段）。“痴”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特色语词，是作者用以寓意达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其实也是有文化根底的，只是在儒学主导语境中常常因其悖反异质色彩而处于一种隐潜状态所以被忽略，而到了《红楼梦》中，它则被大力显扬出来，并通篇宣扬。

在《四库全书》中所搜关于“痴”字的文献材料很多。《周易函书约存》卷三注：“天地未辟，陶铸阴阳，苞孕万彙。其时天地尚在浑沌，万物胚胎未形，安得不如醉如痴乎？是此醇字，而太极浑涵之妙，描写殆尽。”^[6]“痴”是人的精神在太极浑涵中的状态。下文还将解析“痴”性精神中所体现的道家太极二元哲学。《晋书》卷九十二：“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愷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7]2406}这是从人的性情角度论“痴”。不论是人精神的状态，还是人的性情，都是对精神终端和终端进行的描述，而终端进行是基于源起进发的动态的平行延续。因而“痴”性精神的本质包括精神的源起进发、精神终端的定性状态和终端延续三个层次，整体来看，它就是人精神的实现。

2. 精神实现之“痴”的类分孤独

传统语境里用来表述人精神世界的有“意”、“思”、“神”、“道”、“境”、“太极”、“虚静”等。精神的高蹈扬厉是通过“虚静”的状态来实现的，即刘勰所谓的“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澹五脏，澡雪精神”^{[4]493}。佛家也讲“六根清静”，精神的实现需要“打禅”“坐化”的过程。而“静”实际基于道家所言的“无”，它是“悟”“化”的精神飞升。这在道家哲学里实际就是由“冲虚”到“实在”，从“无”到“有”的过程。

因为人精神的实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因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必须先让自己的心灵处于“静”的状态。而“静”则要求一种“单一”“独处”的孤独状态，这种状态把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周围别的人，与大众的世界相隔离。此中，隔离本身便是一种不自觉的归类，而个体与外界则成为这种归类的两极。作为个体精神实现的“痴”，便在不可避免的两极类分里具有了无限孤独的意味，这是静止对峙的。

两极的出现必然导致不和谐、矛盾和斗争。于是，人的精神实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太极图似的相融相斗的过程。相斗的状态又使“痴”的精神实现具有了“孤军”守战的悲壮孤独，这是动态对抗的。

两极的相依相斗使得个体精神世界在客观静态和主观动态上都获得了与外界大众的联系。上文所举传统语境中的那些语词只是对个体精神的状态的单一的描述，而没有将个体与外界相依相斗的关系展示出来。而“痴”字，虽然在主流的批评话语中出现的频率不高，但却把这种关系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出来，因而具有高度浓缩的意蕴和阐释空间。

3. 精神实现之“痴”的悲剧性

在精神实现的过程中，孤独的处世形式本身便具有了清冷、凄凉、孑然无助的色彩。而在精神上与外界的疏离，又更加重了其负担之沉重。尤其是在不仅被疏隔，而且是被外界不理解、误会的情况下，它就更显出其孤立无助、无可奈何的存在尴尬。而更甚者，要是它被不理解和误会它的人们加以干涉、排斥，以至于打击，那么它则连存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它的苦苦的精神探索就只是一场深刻的悲剧。

个体精神的敌人，也即精神相争的另一端就是个体的同类，也即大众的人，这就决定了其反抗的荒谬。而外界俗众之多，使个体在力量对比上显示出了孤立无援，则又证明了反抗的虚妄。而个体精神所探索的也是人的问题，其对象还是人本身，他在现实中被众人抛弃，也就是被他自己苦寻的对象所抛弃，这又证明了他思考内容和追索对象之虚妄。整个的过程，无论结果是个体的胜利还是对象的失败，实质都是一个绝对的失败，因为斗争的另一端是个体的同类和他追索的对象。同类是他所深切关心和深情注目的对象，他思考的一切都是关于他和他的同类，因而被同类所孤立排斥和抛弃也就是最具悲剧性的。因而，个体的人因为对这个世界的深切关心和深情注目而进行的孤独的英雄式的精神探索本身，也即“痴”的精神探求，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一个悲剧。

然而个体对自己精神的坚守，对对象的穷追不舍，对世界和人不减丝毫热情的智慧之真和心灵之善，则又使“痴”的悲剧永无止境地延展并继续深化。因而最可悲的是，其一切本原乃在于主体对宇宙和人的关注和热情，也即他的“真”和“善”。而“痴”字语义表层的贬义色彩，深层的褒义肯定，以及整体游移于褒贬两端的模糊义场，和它中性的慨叹悲悯色调，也都在语义上容载了其悲剧深度。

4. 孤独悲剧之“痴”的道德诉求

智慧之“真”和情感之“善”，凝结而成为《红楼梦》中“痴”的艺术之“美”，归结起来，还是在于个体的道德诉求。道德的诉求是一种基于社会群体观念的诉求。道德要求不仅考虑自己，而且顾及他人，它是由同类相怜和不忍之心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人文精神和高尚境界，道德是人性的体现。

表现为“痴”的精神追索就是在由虑己而及于虑人，同时思考人类的起源中发端的。这在最初是个体的人性道德和人文高尚使然。而“痴”字更表明了这个发端并非浅尝辄止，而是永不舍弃地延续进行。其发展过程中亦是出于对道德高尚的坚守。因而可知，人的精神探索，“痴”的境界，其起源和发展都出于人性本能，依赖于道德之根，以人文高尚为其动力支柱。

能关注人的群体就是一种人性道德。关注社会并有所行动事功就是入世，而出世则是对社会无所行动。但它并非对社会不予关注，相反，它是关注太过深切，因期望太高而失望太深，因而改变其外在的行动方式，而变成静观和无为。因而出世实际更能体现人性之深和道德之甚。出世往往先经过入世，没有“入”也无所谓“出”。出世是对入世外在行为态度上的改变，而主体精神，其基本的道德取向还是一贯不变的，这是对智慧主体进行核心定性的决定因素。其宇宙观、人生观生发的基壤还是对人的关注，还是最自然的人性道德。

“痴”正是对主体入世出世过程中一贯道德诉求的表述。一方面，它讲述了入世的热情和思索之深；另一方面，它又讲述了出世的失望和悲想之甚。总之，它贯穿了入世出世两段的“执迷不悟”，也即是人性道德的不可换移。这个一贯的道德诉求在“痴”的字义表层，表征为它的偏执义。而在传统的文献语境中，“痴”所表述的人性偏执实际就是道德的深贯。《红楼梦》作者和其书所讲述的“痴”，正是继古代的思想大师，如庄老、嵇阮、陶潜等之后又一次征于文学的人性极点和道德高峰。与往者唯一不同的是，《红楼梦》用的形式是小说故事。关于此点，《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的哲学谈话中，即已提及嵇康、阮籍、陶潜等人：“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作者是要由这些人物推导出故事中宝黛等人的来历，即也后文中贾雨村所言的“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宝黛的“痴”性也应合于作者思想境界和小说的核心精神，因而《红楼梦》其书与作者也是与陶阮诸人的精神偏执一脉相承的。

三、关于“痴”的哲学探源

1. “痴”所生发的作者类分意识

《红楼梦》开篇这首自白式的绝句意蕴中，最大最根本的特点便是将作者和读者进行了两端对立的归类，实质上则是在精神境界上对高级和薄俗的分别。“都云作者痴”所述便是作者与读者在这个精神高级与薄俗上的正面交锋。

而在故事行文中，作者也处处体现了这种类分的意识。他处处都在对人物、人品以及事件，进而及于烘托事件的环境等进行着归类。略举如下：贾宝玉的文学真性，相对于甄宝玉的现实道学；宝玉、秦钟、柳湘莲、蒋玉菡的重情高雅，相对薛蟠、冯紫英的性欲低俗；林黛玉、晴雯、林红玉、龄官的重情孤傲，相对于薛宝钗、袭人、王熙凤的重利圆滑；宝黛、芸红、蔷龄、湘莲三姐情事的真纯痴性，相对于贾珍可卿、贾琏二姐、薛蟠金桂、贾赦鸳鸯情欲的世俗可厌；大观园儿女真纯之地，相对于荣宁二府的大人浊臭之处；黛玉潇湘馆的诗性高雅，相对于可卿卧榻的风流陈设；等等。

这些归类的结果表现为作者和代表了作者精神价值取向的故事人物对世俗自觉的隔离，并最终导向作者的文学静观，以及故事人物的出世和石头境地的虚静。而这种自觉疏离的文辞表述便是“痴”，包括篇首所言的“作者痴”和宝黛的“痴”。其中尤其是贾宝玉的文学形象，作者将其虚拟为倍受保护宠爱的大家公子，因而让其少受限制，而能够将其“痴”性有淋漓发挥的可能性空间；并让他所代表的“痴”的性格特征因其身份的中心地位而倍受关注，从而成为戏里戏外讨论的主要话题。贾宝玉有着公

子中心的文学地位,这就弥补了作者和林黛玉两种身份阻碍带来的不宜淋漓表现的缺陷。因为前者基于现实理性,不仅不能太过张扬表露,反而要处处委婉隐饰,进行“不伤风化”的自我澄清;后者则作为女性宜内敛而不宜过于张扬,有着性别美学自然的限制。而以贾宝玉为“痴”性精神的承载主体,其所呈现出来的便是与俗世的格格不入,因而导致挣扎“疯癫”的精神状态。关于宝玉的精神表现,如其“爱红的毛病”,“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惊人论断,“无故寻愁觅恨……莫效此儿形状”,“混世魔王”,“痴”、“病”、“呆子”的描述等等,在文本中触目即是,它们也是红学讨论的热衷话题。

2. 两极思想兼释人的命题

作者的类分中有高低、雅俗、善恶、美丑之分,这些分界构成了作者和《红楼梦》书中所体现精神和价值的两极。可以说,对人事进行类分的意识正是这个内在的价值两极所导致和支配的。作者深刻地体悟并省领到基于精神和价值的人的两极。这两极中间是一个大的界域,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也就是“花柳繁华之地”的尘世的万象,同时也套容了不同人物不同的主体世界。就精神角度具体分析,它主要包含了单独个体的精神域限,社会群体的精神状态,以及人在关合系连、交织往复中的精神系连。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人与人的精神系连,在钱钟书的小说中被表述为“围城”,在佛家则被称为“苦海”。在《红楼梦》中,它则通过穿插映带的方式屡屡以“幻境”、“太虚幻境”的名目出之,而总冠书名的“梦”则是对它的总括。

细解文本,可以发现,作者无处不在讨论人的命题。作者所讲述的全是关于一群人,关于这些人的出路的问题。而在交错系连、层次历落的艺术布境中,则以宝黛二人的出路为总纲,其中又以情事为总领。宝黛情事在虚的“太虚幻境”里以“木石”之缘为体,并在小说开头以石头自述之“石头记”而牵出。而对人之两极,小说则在以荣宁二府和大观园为舞台的实境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讨。它表现为小说中的矛盾、悖逆、挣扎和不断地冲闯出路的故事形态和悲叹人生的基调。两极的冲突最终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决而找到现实的出路,而是复归于虚境中的静寂,木石的返真,和石头自传的文学审照,或者说化作了文学欣赏的沉静观照和深刻悲悯。

3. “贾雨村言”的二元哲学

《红楼梦》关于人的命题的没有出路的探讨,其实也是传统道家“太极”哲学的一个文学演绎。道家哲学认为万事万物相生相克,“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道德经·第二章》)。太极的两端是不断冲突着的,这在小说中表现为两种价值体系,两种精神境界的对立斗争。突出表现为以宝玉为代表的寻求挚爱真善一派,和以贾政等人为代表的庸俗伪劣一派的对立。它也表现为以林黛玉和薛宝钗为代表的两类人在人物性格、人生哲学和精神境界上的对立,即林黛玉痴“情”和薛宝钗守“礼”的对立。

而这个二元对立的思想在小说第一回便由作者借“贾雨村”言托出,书中云“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怪癖,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气”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术语,道家哲学中尤其如此。“气”的形而上的性质,其捉摸不定,然而又包罗万象、蕴涵无穷力量的特质,使它能用以表征难以描述的哲学命题。它也是智者对人生和宇宙哲学的高级领悟。《红楼梦》继承了自古言“气”的传统,以清浊两气来表征作者所理解的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其实即同于道家哲学太极之两极。此处有必要稍作辨识,“贾雨村言”即是“假语村言”,作者在最开始便已经在行文中清楚地交代提示了:“何妨用贾雨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凡例》)其实这里不无作者自嘲自己“假语村言”的意思。它是作者对其哲学所发出的自拟旁观视角的冷观嘲讽,也是一种代替世人所进行的自我批判。而冷嘲和批判中蕴含的正是无可奈何的大肯定,同时也是大悲酸。

这些难以表述的哲学命题在《庄子》中被用以诙诡之言表述为“无何有之乡”^{④0},在《老子》中则以韵语形式被表述为“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一章》)。在《红楼梦》中,它则被作者以小说笔法用主人公情事的回还离合、痴痴恋恋,出虚入实、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一回。同是探讨人的命题,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作者手中,却呈现出不同的表述方式,体现出文学的多样性。

4. 石头境地和作者的知音情结

太极中两极的斗争是永无消止的,斗争本身就是宇宙运转,人生运营的状态,它的出路就是没有出路。而《红楼梦》不仅在人事的两极类分和“贾雨村言”的二元哲学中展示出它的无有出路,更在红楼故事的最终归结于石头境地,和“石头记”的故事淡漠中被淋漓尽致地阐发出来。其中,“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凡例》)的自白悲酸,“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第一回》)的诗语总结和,“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第一回》)的创作情感流露,都是它的具态描述。

小说故事的最终结局是依然亘古的木石冥寂,而文本结构依然是由作者一“梦”,石头一“传”的回忆转录复归于“传”和“梦”本身。小说名称《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便是其表征。作者在一开头便已经交代了整个故事的原起和收束,并由石头传记的回读开始故事本身的演绎。可以想知,即使真有后四十回文稿的故事大结局,它也毫无疑问应当返回到《石头记》的讲述原态中。而小说故事本身也就通过了一个连环,复又扣回到故事讲述之初,整个呈现出连环的圆的结构模式。而圆形轨迹的没有出路和无穷无尽也正象征、喻示并展现了红楼哲学关于人的探讨的没有出路;同时也寓示和解释了作者创作中“荒唐言”语,“辛酸泪”洒,“痴”迷难觉,愿人解“味”的遭遇心态的无穷无尽。

这里,作者含有觅寻知音,希望被人了解的创作心态。绝句的结句往往是压轴出意,并蕴含袅袅余味和思索空间的句子。作为自题古绝结句的“谁解其中味”,其中有深蕴隐含的意思。说“谁解”,意思是知道可能没有几个人能“解”懂作者深意;但又悲慨“谁解”,则是希望被人“解”意,而且是被如“知音”般地深刻“解”悟,而不是肤浅的理“解”。在作者那里,肤浅的理解不能算知言知音,只能算不理解。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知音”传统,文人往往有一种“知音”情结。这从伯牙子期的古老典故里就被不断地发扬发挥,后来又有伯乐千里马以喻明主识士的传统。因为“知音”的难遇,使得有心气的士人们往往生出一种对“知音”的绝高要求和执意遵从。相伴而来的反面效应则是对“非知音”和“薄俗”的极端排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梅妻鹤子”、“三声石上旧精魂”,其实都是对“知音”的强烈呼唤。此中又使得士人们生发出一种孤独情结,甘愿独抱凄凉,自悲同时自恋。

这里的“自恋”并非贬义,而是人对自己精神阵地的坚守,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贞操。而且,他们也清楚地明白自己与外世俗世的精神隔离,知道自己行世的格格不入,所以往往又以孤独者自居并以疯癫者自嘲,从玩世不恭的表面态度中愈加珍守个人的精神贞纯,使自己孤独的精神领地变得更加强大。《红楼梦》作者也正是这样一位坚守精神阵地的孤独者,所以才发出“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那样辛酸无奈,包含了大孤独、大悲悯的肺腑之语。

5. 欣赏断限下的无路和无限

另外,小说因流传过程中文稿的散佚,而导致其故事情节和小说文本如断臂维纳斯般被神奇地截断,则更加重其太极无路的深邃哲思。笔者以为作者是否真的结撰出小说尾声,赋之以形式的大结局,尚值得商榷。作者的出其不意和尽变小说陈法已经在文中历历可见,我们不能否认因外在原因致使“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16],或者导致已成尾稿散佚的可能,也不能排除作者有意搁笔,以给人更大的出其不意的可能。然而不管是处于何种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断臂”的《红楼梦》在流传欣赏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打动人的艺术效果,并因故事的戛然断截而留下硕大的想象空间,带上了谜语色彩。艺术的模糊往往会带来艺术美感的扩张,这在古典文学的许多作品中已经被证明。李商隐的无题诗,特别是被诗家探论不休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诗,《庄子》行文中漫散迷衍等,都给后人以文学接受再创造的空间,并以袅袅不绝的艺术想象和哲思意味而获得恒久的生命力。

这个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接受反差是由人文命题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人文学科里,终极命题没有终极解答,智慧的探究永无休止,而其代价是痛苦的心灵体验,其现实效应便是一次又一次伴随着哲学思考的情感诉求同时也是文学呈现。这也是太极两端相融相争的状态呈现,是其有无运转的结

果。《红楼梦》在流传的命运中被神奇截断,却更加深了其没有出路的探讨,延伸了太极二元的哲学维度。它的价值在于以小说故事的形式引开了一个永远开放的人文话题,让后来的每一位读者都参与到文学故事的想象和创造中,同时投入到哲学的思考中,也即对关于人的终极命题的探寻中。

《红楼梦》中,“痴”字是其风格语词,现于故事之首,且出于作者自白的绝句中,是小说核心精神的表征,意蕴颇深。以上从情感深度、道德本性和哲学根由三方面对红楼之“痴”的内蕴略作了一番解析。其中,对它的情感解剖,则以其诗形分析为体。从中可以窥探作者基于道德本性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他作文的深情。《红楼梦》其书本身就是这三方面的绝好糅合,是哲学之“真”、道德之“善”和艺术情感之“美”的完美统一。正是因此,才使得《红楼梦》产生如此巨大的欣赏效应,以至于形成“红学”的巍然壮观,而获得艺境多面探讨的无限空间。

参考文献:

- [1]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
- [2]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6]胡煦.周易函书约存[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房玄龄,褚遂良.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On the Sentence “All Speak the Author is Chi(痴)”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He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ll speak the author is fanatic, but who understands his feeling” is the sentence of a poem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The authors is fanatic” is the confession of the opening of this novel.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aper is full of absurd speech” and the novel’s category consciousnes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alyzing briefly the profound meaning and origin of the word “chi”(痴) from the emotional, moral, philosophical aspects. At last, it can be simmered down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author’s spirits and the thought of “Red Chamber” that the word “chi”(痴) stands for is the unity of philosophical truth, moral goodness and artistic beauty.

Key words: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chi”(痴); emotion; moral;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韩云芷)